

◇ 负喧记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每年元宵之夜,外孙女都要和爸爸站在街边燃放烟花。腊月二十九,我们戴着口罩去航天城专卖点排队买回了烟花。除夕前一天,武汉封城,一家人放弃去南方过年,机票延期。“不出门就是为防疫做贡献”,五岁的外孙女和家人一起宅在家里。

宅家,唐代宫中对皇帝的敬称,做一个宅家数日的“小皇帝”需要有足够的耐力。外孙女每天画画,玩乐高积木,上网络英语课和火花思维课,用爸妈的手机与幼儿园小朋友视频聊天,兴趣渐失,不免腻烦。巧的是,除夕下午,大街上不见行人,马达声咽,两只喜鹊飞上窗下的白蜡树,一只嘴衔干枝在树丫间做窝,另一只在枝丫间窜上窜下,喳喳叫,给外孙女带来物外之趣,白蜡树上鹊窝的施工进度成了她每天的一大看点。

初九,北京下了鼠年的第一场雪。这场雪下得道劲,大街被覆盖,远山近树都穿上了白色的“防护服”,白蜡树

庚子年的烟花

上做了一半的鹊窝变成盖盖头。外孙女趴窗一看,有点失望,喜鹊不来了,一批接一批的黑鸦从百望山那边飞来,向南飞,从窗前掠过,将天空划出一道道黑痕。连日来普通人家的日常就是关注疫情,心被抗疫前线无数个白衣天使牵动。窗外,春天沉滞,人陷在焦虑之中,能有一两只喜鹊飞到你窗下铿锵,明亮地叫几声,为你带起一波节奏,真是求之不得。

正月十一立春,外孙女起床后听到喜鹊欢叫,趴窗看去,一只喜鹊飞回来视察了被白雪遮盖的半截工程后又飞走了。之后,喜鹊每天都来树上,或来一只,或成双结对。窗北不远的农大校园里有神农像耸立,喜鹊从那边飞来,衔来神农与扁鹊的故事,外孙女刚好需要古诗古谚的熏陶。到了正月十四,我给她读的却是龚自珍的诗句:“不看人间顷刻花,他年管领凤云色。”顷刻花,空中燃放的烟花。

姥姥在正月十四外出采购明晚吃的元宵,外孙女欢呼明晚就能放烟花了,拉着我去楼上看储存间存放的烟花。今年情况特殊,人民对疫情严防死守,除夕夜爆竹驱傩的传统民俗都被搁置了,就连老家那边也严禁在正月十五卖灯送灯。我给外孙女说,明晚烟花咱们就不放了吧。

为什么?她问。

我说,为了安全,大家明晚都不出来放烟花。烟花我们留着,等疫情散去那一天,我们燃放烟花送瘟神!

好哇!外孙女欣然同意。

正月十五早上,两只喜鹊又回到白蜡树上,围着建了一半的窝儿视察了一番。我仔细观察,看见喜鹊用嘴一次次嚼树上的干叶,放到窝里用脚爪一下一下踩踏,像踩岁。元宵夜来了,我透过窗子看见远处升起零星几处烟花,大街上一片寂静。白蜡树上的半个喜鹊窝如剪影悬浮在夜空中,想必两只喜鹊此时也在鹊殿里(月宫)团圆呢。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阴雨天,在办公室无事,又懒得看书,便得帖。前几日友人推荐了苏东坡尺牍。这些老祖宗,我辈是远远赶不上了,十八般武艺,样样精得要命。随手写个便条,流传几百年后读到,从座椅上惊起。我们现在写得最多的是一百四十字的微博,写朋友圈里的人情往来,到底几许是真情,几许是假意,大概也不会流传几年。

一百四十字,在未有白话文以前,在更早的明清以前,算是“中长篇”了。古人不知忙不忙,反正没心情看长文,哪怕关系再好的朋友来信,也是三两句,事情说完就行,东拉西扯那么多干嘛?奉橘三百枚,霜未降,未可多得——王羲之的十二个字流传了数十个一百二十年。

三十岁以后,我的文章越写越短,更不喜看长文了。所以读帖,读到苏东坡的《覆盆子帖》,我就站起来诵读了两遍:覆盆子甚烦采寄,感恻之至。令子一相访,值出未见,当令人呼见之也。季常先生一书,并信物一小角,请送达。轼白。

我原来以为覆盆子就是我乡被叫作蛇梦子的东西,现在也很常见。后来

覆盆子

发现不是的,他们长得挺像。

我曾经以为团场常见的长在草丛里的“酸豆”就是覆盆子,其实不是。

覆盆子就是覆盆子,不是其他的什么。其实,十几岁以前,覆盆子我是常见的。只是不知那就是覆盆子,后来对着图片看,真熟悉。因为熟悉,也就常忽视,到了季节,想吃时,吃几颗。更多的时候,它自身自灭。

这样的覆盆子值得寄送吗?东坡居士的朋友圈里都是雅人。

茅栗子

以前,我们那里人家,很少有种茅栗子的。茅栗子树多野生,自然生长,也不知是哪里的一阵风刮来种子落地生根,长成了一棵树,然后也会越来越多,再多就要被砍了。村里,偶尔也会有几株长在入迹少至的地方——它们是在被人忽略中长大的。

只是,在农村,除了急需打家具或稀见的果木树外,又有谁会去注意一棵树的成长呢?待长到很大了,偶尔路过,看见也就看见了,也不会有谁去多管多想。茅栗子熟透了落下,也不会砸

到头上,少有人从树下走过。

有一天,一群孩童拿着竹篙子到了树下。一阵猛敲,茅栗子大雨一样落得精光。挑大的捡完,孩童们又跑到稻床上玩去了。

这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。

大雪这天,雨下了一夜。我在新疆的家里,卧床读汪曾祺,雨声大的时候正看到《橡栗》,在汪先生家乡叫作茅栗子。这真是每读汪曾祺都有所得。比如茅栗子树,以前读就未曾留意。这东西,汪先生说在他家乡不多见,然而在吾乡实在不算少。连叫法也一样,都是茅栗子。

玩法除了汪先生说的“插进半截火柴棍,成了一个捻捻转”外,还在皮上挖一个烟嘴粗的小孔,将里面掏空,在侧面插一小截竹棍,当烟斗玩。从大人烟盒里偷一两根烟,轮流抽,一个个呛得眼泪直流。这也是近二十年前的事。

我觉得茅栗子就应该叫茅栗子。和杨辣子一样,茅栗子也像人名,男孩姓茅,名栗子,听起来就像是江湖人物,比金庸小说里的茅十八好听得多了。

我们那里,有一种打人方式,叫吃茅栗子。我从小没少吃。

做好饭菜等母亲

回,或裹巾而过,或点头而笑,或问声“回来啦”。鸡群一改开始时的拘谨,或于豆荚内擒青虫而寻偶啾瑟,或在芋叶中啄丝皮而嘀咕惊异。间有麻雀无声射下,于晒场那浩瀚的玉米海中恍惚忘我,伸颈撇尾,忽又尖叫一声,劲投而去。在时刻变化的背景里,记忆越过时间的篱笆,飞回遥远的少年时光。

对于肉类,我一向认为有嚼劲为好,但我让小火和我一起发了好一会儿呆,直到锅里的鸭肉酥软烂化——母亲老了,装了七八成假牙。对于鱼,我向来是要多放辣椒的,一是去腥,二是起味,但我却一点没放——母亲怕辣。菜一个一个地盛起,日影一点点地移向晒场,村道上响起了各种回家的声音。其间父亲趿拉着拖鞋回来了,见到满桌子的菜,孩子一样笑了;接着弟弟骑电瓶车回来了;然后是不知藏身何处的几十只鸡,一起涌到阶下,叽叽待喂。

我站在门口等母亲,就像一个小

小的孩子。时针指向一点时,母亲回来了。母亲看到了炊烟,看到了系着围裙的我,快活地笑了,满身的疲惫似乎都在那一刻消散了。我看见她,心中一直悬着的念想落下了。母亲轻松地坐下来,脱鞋,喝水,坐到桌前,喝了一碗温汤,再一个个菜试吃。不管好不好,她都笑着说:“今天享你的福了。”

三十多年前,每当我做好饭菜,就特别盼望母亲回来,盼望得到她夸张地褒奖。她总是扬眉瞬目,瞪大眼睛,惊异地说:“我儿子做得真好吃!我是享你的福了!”我就快乐得心怦怦跳,就像今天一样——而事实上,那时候,她穿过烈日炎炎的田野,带着满身的疲惫而回;今天依然如此。她享过我多少福呢?我给予过她多少呢?多少年我是受之无愧视若等闲,而她每受我一点孝心,总是如蒙大恩,定要显摆四方。

这样想着时,母亲已盛好一碗饭,夹好菜,端着串门去了。

◇ 尘世繁化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每次回家,我都不提前告诉母亲,怕她把我当客人。这次也一样。回家时,母亲果然不在,我放下背包便进了灶屋,洗锅,查看油盐酱醋,便准备做午餐。

去菜园砍了毛豆,摘了辣椒,掐了一大把山芋藻子,收拾妥当已经十点多了。但我并不着急,因为母亲回来还有一会儿,她忙,我慢慢做,一边做一边等她。别人回家一般是去商场超市,而我则去菜场——给他们买的牛奶、衣帽鞋子等,常常要么是过了保质期,变成了石灰一般的怪物,要么是素蟪灰丝时蒙物什,已经不堪入目了,而这时,他们却不愿意扔,反倒要吃、要用了。于是我只给他们买必须现吃的,鸡猪鱼鸭肉,回家做好了,等他们疲倦而回。

依然烧柴锅,引火我技艺纯熟。架好松木,我煮鱼烹鸡,任其毕毕剥剥着,我坐在灶屋的门口,吹着过堂风,剥豆子,撕山芋藻子皮。左邻右舍或戴帽而